

過猶不及：解構千禧年後 台灣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

邱淑雯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副教授

本文旨在解構千禧年後台灣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並以西方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以及日本對於這些書寫的回應做對照，去定位台灣女遊書寫的可能價值。主要研究發現有四：（一）旅行，是女遊展現積極生命態度的重要實踐，女遊書寫，是這項實踐的反芻與記錄，女遊多從「哈日」出發，透過不同的因緣及方式，讓自己和日本產生積極的連結。（二）無論從眾或獨走，女遊書寫的出版品之調性，多屬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三）女遊凝視著日本女性的「優雅舉止」、「細心妝扮」以及「認真對應」，多採遠眺、旁觀或擦身而過的輕描淡抹，並沒有出現深層、長期、多方交流後的描述或自省。女遊也從「新奇有趣」、「專注認真」和「煩人厭遇」等方面注視著日本男性，依然是從旁眺望或遠觀，彼此並無真實的互動，只在安全、不麻煩的範疇下，有距離地去想像、去觀看、去接觸。（四）因此，千禧年後台灣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之價值在於，提供台灣人瞭解日本旅遊的一個可能文本，但它只稍縱即逝，滿足了女遊自身或台灣本地出版市場、讀者的短暫需求而已。

關鍵詞：女遊書寫、日本意象、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凝視主體、凝視對象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6-2412-H-343-002）之成果。

本文旨在解構千禧年後台灣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首先，以西方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以及日本對於這些書寫的具體回應作為研究的開端；然後，回顧台灣的女遊書寫研究，找出文學的價值、女遊的價值、客方社會以及主方社會四個座標軸；緊接著，從女遊對旅行的看待以及女遊和日本的連結這兩點，概觀台灣女遊的基本特質；分析女遊對於日本的意象書寫將是本文的主軸，分別以「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從眾與獨走」及「若即若離：從凝視到互動」來做陳述，前者著重女遊對於日本的事物及景物之凝視，後者則強調女遊對於日本人的觀看以及與之互動的情形。最後，對照西方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以及日本對於這些書寫的回應，去定位台灣女遊書寫之可能價值。

壹、問題的開端

當人們一提到日本境內「外國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之日文出版品」時，找到的大多都是幕府末年、明治維新或大正時期歐美西方女遊的譯作，¹筆者好奇的是，這些西方女遊到底如何凝視日本、書寫日本？²又，日本人如何面對、如何看待這些女遊作品？

¹ 也有當代西方女遊的作品被譯成日文者，譬如，英國女記者 Lesley Downer (1994) 步行日本俳聖松尾芭蕉名作奧之細道之後所寫的遊記《芭蕉之道的獨走：英國女性的奧之細道》(芭蕉の道ひとり旅：イギリス女性の「おくのほそ道」) 是為一例，她在日本生活、坐禪、茹素，親身體會日本文化，對於日本人與土地有著刻骨銘心的描繪。

² 本文的凝視 (gaze) 乃借取 John Urry 在《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 一書 (葉浩譯, 2007) 所提出的概念，顧名思義，相對於味覺、聽覺、嗅覺、觸覺等其他感覺，視覺經驗是 Urry 極重視的觀光旅遊面向，但他更強調凝視主體 (gazer) 和凝視對象 (gazed) 之間社會權力關係的操作與展演 (葉秀燕, 2007: 12)。筆者認為，特別當發生在國際旅遊而非國內

譬如，美國女性 Dorothy G. Wayman（一八九三～一九七五年）於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隨著商社工作的丈夫一起到日本，開始記錄她眼中所看到的橫濱，一九二五年處女作《橫濱物語》（*横濱ものがたり*、原名：*An Immigrant in Japan*）問世。她二十五歲抵達橫濱後，就住在高級社區的山手居留地，並有計劃地在日本各地周遊，以旺盛的好奇心吸收日本文化、學習日語，書中描述了居留地內外各種職業階層的日本人，包括老紳士、賣冰的人、人力車伕、傭人、軍人等。

還有，舉世聞名的 Isabella L. Bird（一八三一～一九〇四年）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耀眼的女遊之一，當初為了治病，二十三歲開始聽從醫生建議航海旅行，首站是美國，從一八五四到一九〇一年，遊歷了加拿大、澳洲、夏威夷、科羅拉多、日本、馬來西亞、印度、中東、中國、朝鮮、西藏和摩洛哥，並將豐富的旅遊經驗出版成十二本專書。她於一八七八年到日本旅遊時寫下《日本邊境之旅》（*日本奧地紀行*、原名：*Unbeaten Tracks in Japan*），用書信體的方式寫給自己的妹妹，記錄了正逢文明開化明治初期的日本。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歐美人眼中看到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大多集中於都會地區，本書作者是女性，卻到達當時還很偏僻的東北及北海道，她又完全不諳日文，雇用當地男性導遊，完成旅行的壯舉。書中描繪了美麗大自然中貧困的農村景象：衛生狀況差、女性地位低落、道路狀況不好、裸體和皮膚病患者很多、飲食條件惡劣等，並記錄了當時愛奴人的生活片斷。

再來是 Eliza Ruhamah Scidmore（一八五六～一九二八年）的

旅遊時，因國與國之間的落差，導致凝視主體和凝視對象間不平等的現象，只會更加顯見，因這種落差中包含了階級、性別、種族、國族等多重因素的複雜作用，本文正符合這樣的脈絡。

《Scidmore 的日本行：明治時代人力車之旅》（シドモア日本紀行：明治の人力車ツアー、原名：Jinrikisha days in Japan, 1899），本身是美國的地理學家、文學博士、新聞工作者及攝影師，也是親日派人士，明治十七年初次來到日本，一八九一（明治二十四）年之後的三年住在日本，透過人力車及火車等交通工具在各地旅行，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人力車夫的引導，記錄了她所看到明治中期日本社會的百態、日本人的年度行事及傳統、日本人的優雅生活。Scidmore 對京都印象頗佳，相對於東京的近代化與西化，認為京都尚保有其特殊威嚴，對於祇園祭、一力茶屋、錢湯、寺院、絹、紙、大文字送火等多有著墨。在她眼裡，日本是個美麗的國度（a fairyland），並以充滿少女童趣的「小人國」來形容日本，愛慕之情躍然紙上。

譯書之外，《西方論述下的日本》（西洋の語った日本、原名：Japan in English）是十九世紀以英文出版的日本相關文獻、重新於日本再版的四十四套原文書，收錄在其中一八九〇年代第二期（Japan in English, 1890-99）的女遊書寫是 Mary Jane Bickersteth 的回憶錄《Bickersteth 主教妹妹的日本遊記》（ピカステ主教の妹の日本紀行文、原名：Japan as We Saw It），她是當時英國聖公會日本主教的妹妹，隨著兄長來日本宣教，創立香蘭女學校和東京女學館。雖然只有兩個月的停留，卻訪問了東京、名古屋、大阪、福山、久留米各地的基督教教會、女子教會學校、教會醫院、慈善施設等，是明治時期基督教在日本布教活動的珍貴資料，書中對於停留日本期間碰到的美濃大地震也有所記錄。

從這些著作中讀到幾個特色：一、來日的身分：當時可以來到日本的西方女遊，多屬貴族階級或知識階級，她們是男性（丈夫、兄長）的隨行者，或是單槍匹馬的獨行客。二、書寫的內容：她們

停留日本的時間有長有短，卻有餘心餘力留意到許多細微層面，超出個人感官、情緒的純然宣洩，直指當時日本社會的人事景象。她們書寫的日本意象包括了各階層的人物、日常與非日常（如地震）的事物以及各地的景物，在訊息交流有限、人口移動還不普遍的年代，這些資料確實非常珍貴，彌補了連當時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女性，都難以抵達、難以觀察和難以記錄的空缺層面。

筆者也同時發現，日本人以審慎態度面對這些西方的女遊書寫（women's travel writing），也就是說，透過「西方」的「女性」之眼凝視近代日本這件事，確實受到日本人一定的矚目。首先，日本人積極地將之譯成日文或重新以英文再版既已反映了此一事實，此外，也可從日本人對這些書物的「出版態度」及「研究態度」上看出些許端倪。

譬如，《橫濱物語》被擺在「東西交流叢書」系列的位置來出版，同樣地，以英文重新再版的《西方論述下的日本》套書，也被置於「日本研究、幕府末期明治維新近代史、比較文化文明研究」中來問世。這些叢書或套書裡出現的人物包括了：幕府末年後歐美各國派駐日本的外交官（及其妻妾子女）、領事官、書記官、宣教師、研究日本的各領域學者、英語教師、海軍大佐、建築師、特派員等上流階級與知識階級，他們不只被視為單純的旅者，而是一個特定時代的見證者（witness），日本人透過其所寫的日記、回憶錄、手稿信件等文字資料，努力重返、審思當時日本與西方初始接觸的歷史過程。

再則，是日本人對這些西方女遊書寫所採取的研究態度，Bird 的名著《日本邊境之旅》之後續研究一直絡繹不絕，加納孝代（1995; 1987）從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的觀點，特別是日本與英美圈文化交流史的觀點去解析遊記的內涵，認為這是日本人加深自我

認識的方法；宮本常一（2002）從渾厚的民俗學角度切入，帶領讀者重返 Bird 的遊記現場，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解說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的基盤結構；赤阪憲雄（2006）擷取 Bird 曾經踏過的會津西部街道（從日光到鬼怒川沿路的大內宿等山區）六日行程，再次做旅遊路線的解說。

可以清楚看到，日本人確實重視西方的女遊書寫，不僅透過出版和研究給予不同定位，並借由西方之眼來審視自我，身體力行地遵循原路再次造訪、重新確認、加以詮釋。從日本人面對西方女遊書寫的這種審慎態度中，我們讀出了什麼？西方女遊書寫的時空脈絡，大多是幕府末葉、明治維新到大正時期，也就是近代以來日本人在「脫亞入歐」的至高思維下，急於透過西方之眼以找尋自我、定位自我、甚至肯定自我的時期，時至今日，這雙眼神似乎都沒有太多的改變，從浩瀚廣漠的日本人論（nihonjinron）之發展過程來看，早已得到充分的證明（南博，2003）。日本人認為，這些西方的女遊書寫之所以足夠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被日本學者進一步研究，最主要的理由仍是：該書給予日本讀者一定的影響，日本人透過閱讀及反芻，可以從這些書物中重新發現日本、發現自我。³

不禁要問的是：近十幾年來，到日本的韓國或台灣女遊人數越來越多，甚至早已多過西方女遊，也出現不少她們著寫的旅書，但為什麼亞洲女遊的作品很少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並受到日本

³ 日本人面對西方女遊書寫的這種「友善」態度，和近年來西方學者關於旅行書寫研究的論述方式非常不同。簡言之，後者大抵深受 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理論典範的影響，在後殖民理論的脈絡下，探討西方人到亞非拉美等非西方世界從事旅行探險及書寫的過程中，如何藉由對非西方「他者」的特定再現策略與敘事模式，回過頭來建構並鞏固西方世界自身的帝國認同、殖民霸權與性別差異。（沈松橋，2006: 152）

人一定的評價或研究關注？⁴原因除了可能出在脫亞入歐的思維外，亞洲女遊到底如何凝視日本、書寫日本？這些作品難道沒有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受到日本人關注的價值嗎？這是筆者研究「千禧年後台灣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之開端。誠然，幕府末年至大正時代的西方女遊與千禧年後的台灣女遊，兩者在時序上相隔超過百年，影響女遊書寫的時代背景也大相逕庭，實在難以相互比較，但前者的書寫內容與日本人的回應態度，的確提供了研究者切入、反思的一個可能角度。因此，從千禧年後充斥台灣出版市場的「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後詳述）著手，透過解構這些書物的內容試圖一探究竟，接下來，必須回顧台灣的女遊書寫之相關先行研究，以突顯本文的特色及位置。

貳、台灣的女遊書寫研究

Dallen J. Timothy (2001) 在論及國際觀光旅遊業中的女性消費族群時曾指出，這些人不再只限於西方先進國家的女遊，旅遊並非只是特定先進國家人們的專利，發展中國家的女遊並未缺席，只是她們在世界各地遊走的身影與經驗顯少被突顯出來，西方女性主義學者不應該以優越的姿態去想像或俯看她們，以為她們還是不被鼓勵出走、依然在家守候男人、無法移動的一群可憐人。⁵發展中

⁴ 台灣女性直接以日文書寫、在日本出版者不乏受過日本教育的年長女性（楊素秋，2003；吳月娥，1999），或是一九八〇年代末赴日留學後在日本定居者（謝雅梅，1999; 2000; 2001; 2002）；台灣哈日族始祖哈日杏子（2001）的日文譯書曾在日本上市，是個人風格強烈的異文化體驗記。

⁵ 近代以來，非西方世界的女性也已在世界各地移動，民國初年單士釐、秋瑾、何香凝等少數才女抱持憂國憂民的情懷赴日遊歷留學（陳室如，2006），日治時期台灣女子黃金川至宗主國東瀛生活等移動經驗（林翠鳳，

國家女遊的身影與經驗，真的鮮少被突顯出來嗎？其實無需等待別人再現她們，她們自身已有不少作品問世，本文即以發展中國家的台灣女遊為研究對象，那麼，能具體反映女遊存在此一事實的是：女遊書寫的大量出版。

自從一九七九年政府開放國人自由赴海外（中國大陸是一九八七年以降）旅遊之後，旅遊書寫逐漸在當代台灣出版市場中呈現蓬勃的景象，隨後，華航旅行文學獎（一九九七年一）、長榮寰宇旅行文學獎（一九九八年一）、博覽家海外旅遊文學獎（一九九九年一）的創設，也鼓勵越來越多旅遊書寫的誕生。其中，女性作者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從女遊書寫的出版盛況，確實可以嗅出女遊在台灣的特殊位置，對應此一趨勢的是，女遊書寫研究在學術上也逐漸萌芽，以資料來源去看，筆者約略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的先行研究大多以「高檔的女遊作品」為個別分析對象，也就是特定女作家的遊記，通常是那些一般公認具代表性、有影響力、具文學價值、有穩定書寫風格的「高檔女遊作品」。譬如，黃雅歆（2003）解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最具代表性及傳奇性的女遊三毛，其「撒哈拉傳奇」之真實性，質疑她女遊的潛能開發與假想。林大鈞（2005）從「心遊於物」的角度，分析席慕蓉及鍾文音的作品，比較它們在主題、題材、形式、語文風格上的不同，心遊於物是指作家主觀的意識意向，投射於外在人事物上，因內在自我意識與外在之物交融，在文學創作中以意象為核心鋪陳內容，達到情景交融，形塑個人特色的文學風格。李雅情（2008）以徐鍾珮和鍾梅音的遊記散文為對象，輔以倆人的成長過程和人生經歷造成

2001），都是比較弱勢國家女性前往強勢國家出遊、取經、學習的稀有真實寫照。

的文學風格為主軸，分析二人在遊記創作上展現的文學美感藝術，以及在台灣女性旅遊文學中的地位。還有，賴雅慧（2004）以徐鍾珮、鍾文音、三毛、席慕蓉的旅行文學為文本，借由東方主義、游牧（nomad）、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等觀念，從女性旅行寫作的歷史中分析作家所處的社會環境如何影響她們旅行的機會與動機，從她們選擇的旅行地點、路徑及空間中，找出各時期女作家旅行的特質，分析女性在己屬社會所遭遇的問題，瞭解各時代旅者關注事物的差異點，挖掘女性在異地時如何與環境互動，透過與他者的接觸，發覺在常軌生活中不曾意識到的問題，重新檢視自己的過程。

第二類的先行研究是以「通俗的女遊書寫」為對象，近年來台灣出版界「通俗的女遊書寫」大量出爐，這裡所謂的通俗有幾項特色：作者不一定是職業作家，可能只是文字工作者或根本不是；作品的份量與質量未必受到文壇一定的評價；旅遊書寫可能只是玩票性質，純粹為了紀念；書寫內容可能是介於旅遊文學與旅遊指南的中間層次，或根本只是旅遊資訊書而已。也因此，先行研究未必再只以高檔女遊的作品為資料來源，開始選取通俗的女遊書寫當成對象，但僅止於概論性質的整理、描述或引用，針對特定作者的成長背景、人生經歷以及文本細部探討者幾乎沒有。

譬如，黃孟慧（2004）根據一九九〇至二〇〇二年期間在台出版的旅行文學，排除資料性與知識性的實用文本，從通俗的女遊書寫（依品凡、丘引、桂文亞、徐世怡等）切入，對應出作者、作品和文學及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許茹菁（2001）借用後殖民女性主義學者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掙扎輿圖（cartography of struggle）的概念，鋪陳女性從上路、旅行、直至歸途當中種種的掙扎情境，透過多位女遊（師瓊瑜、簡扶育、黃芳田、季虹、張惠菁、

徐世怡、孫秀惠、黃寶蓮、杜蘊慈／黃惠玲、胡晴舫、林姬瑩／江秋萍)的作品，揭露旅行前她們如何與整個社會文化對話，旅行中所牽涉的權力關係為何，歸來後呈現了何種不同於出發前的差異。不可忽視的是，近年來女遊書寫已不再局限於出版這個傳統媒介，早已擴大到更為便利、開放、互動的部落格書寫(Blog writing)，陳忻岱(2007)從自身和五位女性的旅行書寫經驗，探討女性背包客(female backpacker)尋求重構生命脚本的可能，以及她們如何運用部落格書寫創造旅行空間，再現女性背包客的主體經驗。

由此觀之，無論資料來源是出於高檔的女遊作品或是通俗的女遊書寫，這些先行研究主要是把女遊書寫的意義，擺在「文學的價值」及「女遊的價值」兩大主軸中來討論，簡言之，一、所謂文學的價值，主要是探討這些作品在女遊文學、旅遊文學、台灣當代文學或是其他文學史上的地位及特殊貢獻。二、至於女遊的價值是指：作品如何處理性別探索、自省女性處境、拋開男性主導的觀點、建構女性主體性的使命與期待(黃雅歆，2003: 27)。⁶當筆者整理千禧年後在台灣以中文出版、並以日本為單一旅地的女遊書時發現，高檔的旅遊作品幾乎闕如，通俗的女遊書寫大量出爐，充斥書市的則是更多「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也因此，女遊書寫的意義已經很難被置於文學的價值這個脈絡來討論，針對特定作者個人生平及其作品的細部研究，也可能變得沒有必要。

此外還可發現到，這些先行研究的分析視野包括了客方社會

⁶ Inger Birkeland (2005) 的《建構地方，建構自我》一書，探討了後現代社會中地方／空間、觀光／移動、性別差異／主體性等彼此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旅者的生命史及旅遊史為主要資料來源，旅地是北歐的挪威，採用後拉岡觀點(post-Lacanian versions)的女性主義心理分析手法，解構旅人一旅地一返家(homecoming)三者相互映照影響的過程。

(guest society) 及主方社會 (host society) 兩方：一、在探討誘發女遊上路、女遊書寫、女遊出版之客觀條件時，上述研究著重客方社會台灣的經濟發展、開放程度、性別文化（允許女性出遊與否）、出版狀況等結構層面的挖掘。陳室如（2003: 232-243）和何琬琦（2007: 142-147）都談到「旅行書寫與商業化傾向」之間的關係，認為目前台灣旅遊出版充斥幾個現象：介乎實用導覽與文學作品的中間性質、走馬看花的表面報導、清淺浮泛的個人抒情、風格高度雷同的圖文書大行其道等等，商業化同時是旅遊書寫的阻力也是助力，無法全面性否定或肯定，如前所言，「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之氾濫為其代表。二、另外，女遊如何書寫主方社會、女遊對主方社會的外在凝視為何、主方社會給予女遊及女遊書寫的影響等，也是先行研究中常出現的議題。林淑媛（2006）探討陳若曦、施叔青、鍾文音三人的聖地書寫，陳若曦將西藏文化視為他者，自身代表漢文化，其旅行論述是民族文化的論述，企圖建立漢藏民族融合的認同；施叔青與鍾文音則是修心之旅，以禪心去旅行，聖地景物都與佛陀教理、師父的開示、聖賢的懿行相連結，三位的聖地書寫都大量引述歷史文獻，並適度穿插個人體悟，但都沒有特別突顯女性意識或是女性與修行的關係。

透過對先行研究的回顧，找出了女遊書寫研究的四個主要座標軸：文學的價值、女遊的價值、客方社會與主方社會，準此，本文將透過「女遊特質概觀」、「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從眾與獨走」、「若即若離：從凝視到互動」三個部分來做鋪陳。如前所述，由於「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大量出爐，女遊書寫的意義已無需擺放在「文學的價值」中來討論；至於女遊書寫是否處理到性別探索、自省女性處境、拋開男性主導的觀點、建構女性主體性的使命與期待等「女遊的價值」，以及「客方社會」在誘發女遊

上路、女遊書寫、女遊出版時提供了什麼樣具體的條件這兩點，將擺在「女遊特質概觀」中「女遊對旅行的看待」和「女遊和日本的連接」兩部分來做說明；至於女遊對於「主方社會」日本的意象書寫將是本文的主軸，分別以「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從眾與獨走」及「若即若離：從凝視到互動」做進一步的陳述及分析，前者著重女遊對於日本的事物及景物之凝視，後者則強調女遊對於日本人的觀看以及與之互動的情形。

參、女遊特質概觀

日本，向來是台灣人出國觀光選擇的熱門國度，可從日台雙方發表的統計數字窺看出究竟。首先，依「日本國際觀光振興機構」（JNTO: Japan National Tourist Organization）的統計，二〇〇八年訪日外國人數約 835 萬 2,000 名，比前年微增 0.1%，其中來自台灣的訪客 139 萬 300 名，小增 0.4%，台灣遊客連續十年排名第二，僅次於南韓。⁷ 其次是台灣方面的數據，依交通部觀光局《觀光年報》一九九五至二〇〇七年的統計，從旅遊目的地（班機首站抵達地）來看，港澳為首之外，台灣人赴日人數一直佔全體出國人數的第三高位；從海外旅遊糾紛仍以日本為最低、台灣旅客對於日本的重遊意願極高等兩項事實中也可窺知，多數國人確實喜歡赴日旅遊（洪啟明，2005）；再從一九九五至二〇〇七年國人赴日男女人數別來看，女性所佔人數一直都多過男性（圖 1），本文突顯女遊的存在確實有其性別上的意義。那麼，到底是什麼樣的女遊、寫出了什麼樣的旅書，在此，須先說明女遊的基本特質。

⁷ 參見日本國際觀光振興機構網站，<http://www.jnto.go.jp/jpn/downloads/090127-monthly.pdf>。點閱日期：2009 年 3 月 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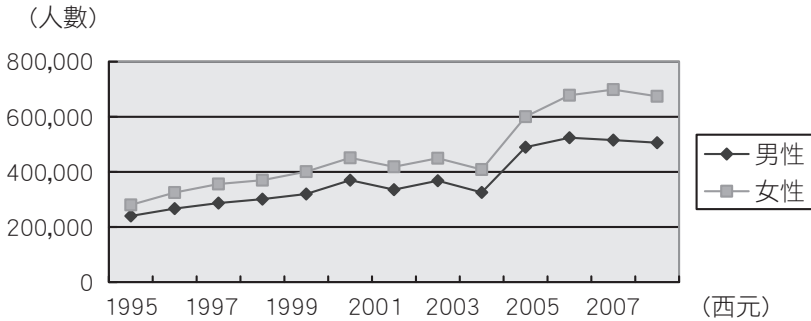


圖 1 1995~2007 年國人赴日男女人數別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年報》1995~2007年，筆者製作。

這裡的台灣女遊是指「於台灣出身成長、千禧年後在台灣以中文出版、並以日本為單一旅地的書物之作者」（參見附表1），鎖定千禧年之後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一、台灣第一本結合日本偶像劇及日本旅遊的出版品是阿潼一九九九年的《東京鮮旅奇緣：偶像日劇場景新鮮紀實》，不少先行研究（李淑宏，1999；何慧雯，2001；邱淑雯，2002；李明璫，2003）也都提及或分析過阿潼的作品，可以說，在台灣哈日偶像劇書寫及女遊書寫中，其作品有一定指標性的意義。二、本研究的多數女遊也都是日本偶像劇、電視節目或流行文化的閱聽人或消費者，她們也不諱言地將這些元素放在女遊書寫的出版品裡，因此，選擇千禧年作為一個時代的切入點，可反映近十年來此類書物在台灣流行的趨勢。為了找出女遊的特質，筆者從這些出版品的內文、前言、自序、他序（推薦序）、作者簡介、封面、封底、作者的個人網站、博客來網路書店等，介紹女遊及旅書的相關資料中，試圖耙梳她們的主要輪廓。

一言以蔽之，女遊已日趨「多元化」，若和前述幕府末年、明治維新或大正時期書寫日本的西方女遊相較，這裡的多元化包括

了：女遊，不再只是早期有錢、有閒、有知識的特定貴族階級或上流社會女性之專屬權利；女遊，也無須只依附於父兄、丈夫的金錢、物質、精神、社經地位之庇蔭才能隨行移動；女遊，更不必然與歐美的帝國擴張或殖民主義緊密相連。（Middleton, 1993; García-Ramón, 2002; Siegel, 2004）簡言之，當代女遊雖仍受到階級、性別、國族等加諸的種種限制，但已大幅跳脫以往的束縛，比較容易以各種不同方式前去世界各地旅行。⁸ 同時，此處的多元化也意謂了女遊的個別差異極大，實在很難做統整性地描繪，分別從「年齡、結伴與否、停留時間及樣態、旅遊動機」這幾點先去看看。

首先，以女遊出書當時的年齡層來看，從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單身女子到四、五十歲的家庭主婦都有。其次，女遊到日本未必是單槍匹馬的獨行客，也出現二人同行的遊記，曾瑟婷（2001）《在日本留下的美麗足跡》、蔣文欣（2002）《東京ㄉㄩㄩㄩ走》兩本書的作者為一人，但實際上是兩女同行的記錄，其他則是一對夫妻、情侶或是女性好友，《兩個人的日本》、《1+1到日本找幸福》、《姊妹妹妹走出去：日本人的故事》、《賞遊日本東北哈拉行》為代表。

再則，女遊在日本停留的時間長短及樣態不一，有作者首次短暫海外自助旅行的紀念，JO 和 JJ（2004）、蔣文欣（2002）屬之；另有三本是作者長期旅居日本的生活記實，很難歸類為純旅遊書：姚巧梅（2000）記錄留學生活的《京都八年》、李道道（2001）《帶著娃兒移居北海道：台灣媽媽北國生活札記》、張燕淳（2005）《日

⁸ M. Dolores Garcia-Ramon & Albet i Mas（2002）認為，許多西方女遊之所以誕生可說是帝國、殖民主義、戰爭、外交之下的產物，她們當時還在自己國家內部時，覺得被男性宰制而備感壓抑，然而，這層性別上的壓迫卻透過到帝國內其他殖民地或世界各地旅行的機會，以種族和階級上的優越取而代之。

本四季》是她和家人在長野縣諏訪湖附近茅野市三年生活的回憶錄；Milly（2005）的《東京生活遊戲中》自稱是介於「旅行以上，生活未滿」的微妙行程，是一種旅人與在地人之間的樣態；同樣地，小鵝姬（2007）《東京：女生出沒注意》和（2006）《小鵝姬的花樣東京生活》強調在東京過當地人生活的指南書。還有，旅遊動機也千差萬別，女遊除了喜歡旅遊、喜歡日本這些相同動機外，曾瑟婷是在父親過世後開始學習「自己上路」，一是學會開車、一是開始海外自助旅行，首站就是日本；依品凡是中年女性自助旅遊的實踐者，女兒在推薦序中寫說這是「媽媽界的革命」，走出廚房、自我實現的表率。

單從上述的「年齡、結伴與否、停留時間及樣態、旅遊動機」這幾點看去，就可瞭解女遊的個別差異有多大，本文鎖定千禧年後出版過旅書的台灣女遊，她們除了具備旅人的基本條件有錢有閒之外，她們也是有書寫能力、出版能力的知識階層，換言之，女遊書寫仍是有條件的，並非人人可為，那麼，到底是什麼樣的有利條件，造就了這些台灣女遊書寫日本呢？筆者從「女遊對旅行的看待」以及「女遊和日本的連結」這兩點，去做進一步的說明。從「女遊對旅行的看待」中，可以捕捉女遊書寫是否處理到性別探索、自省女性處境、拋開男性主導的觀點、建構女性主體性的使命與期待等「女遊的價值」；從「女遊和日本的連結」裡，則試圖掌握「客方社會」台灣在誘發女遊上路、女遊書寫、女遊出版時提供了什麼樣具體的條件。女遊將上述這些有利因素連接到旅地——日本，成為她們得以書寫、得以出版的得天獨厚之條件，⁹無庸置疑地，這

⁹ 邱琬雯（2006: 17-19）選取一九八九至二〇〇六年期間十七位日本女遊以日文在日本出版的台灣遊記共二十一本作為資料來源，從她們的「職業、異文化經驗、來台經驗」三點，窺看其得以書寫、出版之條件。

些條件又影響著後續她們如何凝視日本、書寫日本。

一、女遊對旅行的看待

造就台灣女遊書寫日本的條件很多，其中不可忽略的是，許多作者具備豐富的異文化旅行經驗，她們喜歡出國旅遊，不只去過日本，足跡也踏遍世界各地。從她們的身分或職業看去，艾莉 Ally Chen 自稱「重度自助旅行上癮者」，趙薇的職業就是旅遊節目主持人，阿潼、周芬娜、王常怡、周幸勳、Milly、張瓊文、陳念萱、彭欣喬等人是旅遊雜誌、旅遊版記者或旅遊專欄作家，也就是和旅遊相關的媒體人，廖惠萍則是身兼民宿專家、旅行社老闆、旅遊作家、旅遊達人等數職。可以發現，傳統文學研究中的遊記作者通常是單純的旅人，然而，當代的女遊書寫者不少人本身就是媒體工作者或觀光從業人員，因此對她們而言，旅行在生命中被賦予特別的意義：既是工作、又是娛樂、也是一種生活態度。

宋小寧（2005）自稱平時慵懶度日，只有在旅行時才精力充沛，所以，揹起行囊決定讓日子不再隨性，「讓風花雪月變成家常便飯！」梁旅珠（2006）曾主持台灣第一個國人自製的旅遊節目《繞著地球跑》，婚後並沒有影響她周遊列國、馬不停蹄的步調，強調「旅行不是我的工作充電或療傷休閒的方式，旅行是我的生活。」從女遊的身分、職業或自述中可以看到，她們的特質和觀光社會學者 John Urry 曾提及的：「在定位某種觀光行為時，所依據的不是觀光行為的內在特質，而是系統內所隱含與之形成對比的非觀光（non-tourist）的社會實踐，特別是家務勞動以及換取薪資的工作」（Urry, 2007: 20）之論調，顯然已經有些不同，寓工作於觀光或寓觀光於工作，反倒更加貼近這些當代女遊的真實寫照。

的確，強調「旅遊即是工作、即是生活」的這種觀念日趨普遍，

但不可否認地，女遊仍是相對被網綁的一群人。那麼，女遊如何看待旅行這件事？她們到底為了擺脫什麼、又為了追求什麼而選擇向外移動？Heather J. Gibson (2001) 在回顧性別與觀光研究時曾說，很多女遊是為了擺脫大社會或家庭的束縛，特別是為了反抗「不能接受女性出遊而不依靠男人」的這種意識型態，女遊就是渴望擺脫網綁、渴望尋求獨立與自主而選擇出走。因此，透過旅遊及書寫去尋求鬆綁、重新發現自我、定義自我這個目標，普遍出現於海內外眾多女遊的書寫文本裡，當然，也出現在千禧年後書寫日本的台灣女遊之出版品。

周幸叡 (2002) 說，旅遊表面上是遊玩，深層面其實是一種探險、追尋及命運；陳念萱 (2006) 力行自主學習不斷充實自己，旅行，正是她學習的重要管道，並認為女性要有獨立人格，才能真正享受快樂。可以推知，對女遊而言旅行是積極的手段，是她們掙脫網綁、獲得鬆綁、建構自我生命意義等一連串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方法，那麼，當選擇以日本 (東京) 為旅地時，她們想追尋的是什麼？韓妮芳 (2005) 自稱以創造樂趣與喜悅為職志，悠遊於閱讀、藝術、音樂、旅行、美食甚至工作的樂趣中細細品味，深度堆疊生命的質感，堅持成為一位「好品質的人類」，所以她選擇了東京；Milly (2005; 2006; 2007) 呼籲，讀者放下沉重的背包，現在就對自己好一點，來趟嚴選東京品味小旅行，追求「小女生的幸福」；小鵝姬 (2006; 2007) 聲稱，要在花樣般的東京裡，當「自己王國裡的公主」。換言之，旅行，是女遊展現積極生命態度的重要實踐，日本，正是提供她們實現「好品質的人類、小女生的幸福、自己王國裡的公主」這些理想的重要國度。要追問的是，在女遊踏過的眾多旅地版圖中，她們和日本的連結是什麼？又，她們為何選擇前往日本、進而書寫日本呢？

二、女遊和日本的連結

女遊到日本的目的可說是琳琅滿目、應有盡有，但不少人異口同聲地強調，日本，是女性自助旅行的最佳選擇地，是心情不好、工作不順心時轉換跑道的所在，是激進跳脫舊時傳統生活枷鎖的第一站，「每次到日本旅行總是能夠輕易的感覺到幸福，那是一種身為『一個人類』應該享有、應該被對待的幸福感。」（阿倫、艾莉，2006）。但如果繼續深究下去，每位女遊之所以選擇日本、書寫日本，似乎都得找出至少說服讀者、也說服自己的正當理由。葉立莘（2005）引用日本享樂大師松山猛的話：「人類是必須旅行的生物，那我就是必須到日本旅行，且不斷旅行的那個人類。」

更重要的是，許多女遊聲稱是「重度哈日族」、「資深哈日族」、「超級哈日族」，她們透過不同的因緣及方式，讓自己的生命和日本產生積極的連結，包括：日本偶像劇和日本美食的擁護者、日本押花俱樂部的講師、駐日特派員或記者、日本 SSI 認定的日本酒品酒師，大學唸日文系、到日本留學、因先生調職而到日本旅居、嫁給日本男人等，所以，她們「書寫日本」絕非無中生有、憑空想像。宋小寧因漫畫而結識日本，因風花雪月而迷戀日本東北；王常怡自稱資深哈日族，因從小就愛日本漫畫、卡通與日本文學，畢業後從事旅遊採訪工作，因醉心於日本，寧捨棄其他國家的採訪機會專攻日本；周芬娜在自序「資深哈日族的自白」中批評說，現代年輕哈日族對日本歷史文化瞭解不深，吸收的資訊常是表面的片段的，而非深入有系統的，她希望藉著美麗圖片和詳盡充滿趣味的文字，帶領年輕世代進入一個全方位的哈日樂園。

由此看來，「哈日」似乎是一切的原點，¹⁰ 台灣有不同年齡世

¹⁰ 依照《我得了哈日症》作者哈日杏子（1998）的說法，哈日症就是：「吃

代、男女老少的哈日族，二十至四十幾歲年齡層哈日族之所以繁生，可以追溯到一九九三年新聞局對日本電視節目歌曲的解禁，至此之後，台灣人透過各種新傳媒，對日本開始產生不同於過去的文化想像。年輕世代的哈日族消費日本偶像劇等流行文化（蘇宇鈴，1998；趙培華，2000；林瑞端，2001；何慧雯，2001；邱琬雯，2002）已經非常普遍，他們透過偶像劇建構對日本的文化想像，卻不僅止於偶像劇的觀看層面而已，還延伸出其他的具體行動：周邊日本商品包括衣食住行娛樂的消費、赴日觀光（李明璁，2003）和赴日留學（林怡媛，2000）。可以說，偶像劇是目前台灣女遊認識日本、喜愛日本、進而旅遊日本、書寫日本直接而深刻的媒介，偶像劇的渲染力和影響力極大，觀看日本偶像劇與赴日旅遊兩者之間已產生密不可分連結。

「日劇＋金城武＝愛上日本的不歸路」是葉立莘（2001；2005）迷上日本的心路歷程；Milly（2005；2006；2007）因無法抵抗日劇男女主角肩上掠過又落下的櫻花劇情，於是辦了日本遊學，選了東京中野沼袋租屋，過起日劇第三女主角的生活；阿潼的系列書寫（1999；2000；2003）是台灣首度結合日本偶像劇與赴日旅遊的出版品，她認為偶像日劇中的愛情元素，是無可救藥的沈淪，尋找偶像日劇的經典場景，是愛情神話的唯一救贖，因而展開尋訪偶像日劇真實場景的體驗之旅。陳惠心（1999）在《東京鮮旅奇緣：偶像日劇場景新鮮紀實》推薦序中寫道：「具有某種戰鬥和樂觀天性的阿潼，就像打不死的XX般，那種『積極正面』的氣息，常讓人

一定要吃日本料理，看一定要看日劇、日本電影、日文書，聽一定要聽日本語和日文歌，用的東西一定要日本製的，說一定要說日本話或是和日本有關的事物，逛一定要逛日商投資的百貨公司，無時無刻都要讓自己沉浸在一個完全日本化的世界裡，否則會非常難受！」

覺得好不可思議啊！……。阿潼可是一滴日文不通，卻執著地不靠任何幫忙，自己倒轉一萬遍盜版偶像劇錄影帶，找蛛絲馬跡兼翻書查圖片相互對照。然後，明明有朋友在日本，她小姐又執著地展開『苦女流浪記』，……。』可以推測，阿潼具有非常強烈的自我意識，鏗而不捨地追求她認為對的、她想要的目標，透過偶像劇和旅遊積極地連結日本，其具體實踐的精神確實可嘉。

以上從「女遊對旅行的看待」及「女遊和日本的連結」這兩點，闡明了女遊的基本特質，前者反映出「女遊的價值」之所在，後者則點出了「客方社會」台灣在誘發女遊上路、書寫時提供了哈日這樣的條件。整理發現：一、不少當代女遊本身就是媒體工作者或觀光從業人員，對她們而言，旅行既是工作又是娛樂、也是一種生活態度，此外，旅行也是女遊掙脫網綁、獲得鬆綁、建構自我生命意義的重要管道。二、許多女遊聲稱是「重度哈日族」、「資深哈日族」、「超級哈日族」，她們透過不同的因緣及方式，讓自己的生命和日本產生積極的連結，這些特質也構成了女遊日後凝視日本、書寫日本的有利因素。

緊接著，將從「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從眾與獨走」及「若即若離：從凝視到互動」兩個部分，具體捕捉台灣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前者著重女遊對於日本的事物及景物之凝視，後者則強調女遊對於日本人的觀看以及與之互動的情形。

肆、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從眾與獨走

女遊特質當中潛藏了女遊的旅行態度與能力，但同時，也決定了、並框限了她們如何凝視日本及書寫日本。從前述女遊特質的概觀，確實可以嗅出女遊對自我生命的深深期許，對移動出走的熱烈渴望以及對日本的高度嚮往，她們也真正身體力行地走出去看、去感覺、去體會。不過，再大的雄心壯志未必就是旅途質感的保證，當然，也不必然是旅遊書寫的保證。要回答她們到底如何凝視日本、書寫日本之前，可以先從女遊的「局限」來看，局限起因於女遊對旅行的態度，雖然名為自助旅行，且選擇公認治安良好的先進國家日本，但她們多數依從的仍是大眾觀光路線。「從眾」（conformity）的可能原因是女遊自身對安全的考量，所謂的安全考量包含了對怕黑、怕髒、怕曬、怕太累、怕變醜、怕被搶、怕被騙……等等諸多恐懼事項的排除，但女遊仍堅採自助旅行的方式，可能只是不想被管、不想被束縛而已，但並不意味了她們想積極開拓新的路線，走別人沒有走過的旅程。¹¹ 這樣的旅行態度如實地反映在她們的書寫當中，也可以說，多數女遊選擇的是別人（包括台灣人和日本人）已經走過的路線，書寫的是別人已經書寫過的景點。

本文選取的女遊出版品，絕大多數是「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travel guidebook with strongly personal style），顧名思義，包括了「個人風格」及「旅遊資訊」兩大特色，先從旅遊資訊的提供這點來看。其實，女遊所提供的資訊是高度「從眾」的，所謂從

¹¹ 這是筆者於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訪談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黃雅欽之內容，黃出版過旅書，旅地多屬先進國家，日本是她常去之處。

眾是指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從都會到鄉村、景點也好路線也好，這些旅遊資訊都非常的雷同，只要對照其他中日文版本的旅遊指南，讀者馬上得到的印象會是：繞來繞去、繞不出去。

以首善之區的東京為例，新宿御苑、台場的幸福摩天輪、東京鐵塔、明治神宮、原宿竹下通、表參道、六本木、代官山、渋谷、池袋、吉祥寺、上野、下北澤等景點或地區，不約而同地出現在眾多的女遊書當中。再以東北地區來看，孟慶華、黨可菁（2005）在《賞遊日本東北哈拉行》書中，自稱英文破舊、日文完全不通，一直是同事間扮演被照顧者的兩人，卻敢於選擇台灣旅客陌生的東北，但她們走的仍是標準大眾觀光路線，也就是安全路線，是日本人大多耳熟能詳、旅遊資訊書必定刊載的景點：仙台、鹽釜、松島、田澤湖、角館武家屋敷、八甲田山、奧入瀨溪流、抱返溪谷、十和田湖、藏王溫泉鄉、五色沼等。同樣地，宋小寧（2005）《東北：日本祕密花園》寫岩手童話村、秋田美人酒、青森蘋果香，並提供兩條私遊路線，然而，她還是在熟悉安全的路線中打轉而已。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台灣女遊極度熱衷的京都，王常怡（2005）在《京都の走法：一個資深哈日族的京都案內》一書中聲稱，她集九年時間、走訪京都九次的豐富經歷，規劃出十條路線，包括京都的看法、走法、景點分級標示、行程規劃建議等，但其實都沒能跨出中日文版京都旅遊資訊書的基本範圍。此外，周幸勳（2006）《日本北陸 plus 信越》說北陸信越一帶是她最熟悉的地區，「已經是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本人也躋身資深旅遊記者之列，從二十四歲初到日本迄今已經去過上百次，但該書裡她所踏過的足跡，仍是不折不扣的大眾觀光路線。彭欣喬（2008）《慢步·沖繩》去到的是離台灣最近的日本，她說市面上關於沖繩的資料少得可憐，幾乎是翻譯自日文版，讓她覺得「好像少了點我們（台灣

人)的發現」。該書分成賞遊、名物、購樂、琉食、洋味、飲趣等單元篇，但各篇中出現的著名景點如海洋博公園、今歸仁城跡、恩納海岸、美國村、首里城、齋場御嶽、琉球玻璃村、國際通以及各類店家等，還是和日文版觀光指南刊載的大同小異。

然而不可輕忽的是，雖名為旅遊指南，隨著新路線及新口味的不斷開發，大眾觀光路線也面臨細分化與區隔化（segmentation）的命運，因此，標榜特殊場景、店家、餐廳、地區的旅遊資訊書紛紛出爐，「從眾」看似慢慢演變成「獨走」了，可從偶像劇場景的走訪以及特殊店家的介紹兩個層面去看。

譬如，阿潼從（1999）《東京鮮旅奇緣》開始她尋訪偶像日劇真實場景的體驗之旅，即展現出迥然不同於大眾觀光路線的東京，到了《東京日和：偶像日劇場景戀愛紀實》（2000）則配合經典日劇場景、偶像劇男女主角約會或分手的地點，加上日劇台詞以及信手拈來村上春樹、柳美里、荒木經惟等人的作品文字，於是乎：「琴子的不屈不撓贏得直樹的吻，在奧澤的平交道；未知拋棄老師的身分向小光表白，在武藏大學的禮堂；奈美望穿秋水地等待掛居，在立教大學的聖誕樹下；Hata 和祈晴娃娃多次交錯而過，在高五十四層樓的 Operacity；理子親睹哲平的背叛，奪門而出淚灑百代橋；和美穿著白紗走向薰，在八王子的教堂」等等，成為她心目中另類的日本意象。緊接著，阿潼又聚焦於偶像劇、旅遊、美食三者強力連結的《日劇的美味關係》（2000），把日劇中的餐廳景點以及相關性食物，如《美麗人生》引起的拉麵旋風、《奇蹟餐廳》裡的主體法國菜等編成主軸；到了《真夏的海洋》（2003）還是日劇紀實之旅，親自走訪風靡已久的《海灘男孩》、《甜蜜季節》、《美麗人生》等幾齣日劇的景點，集中在南關東的海岸地帶如潮音海岸、橫濱、伊豆、湘南、三浦半島等，重新體會劇中人物的喜怒哀樂及該地美麗的景致。

除了偶像劇的經典場景外，以介紹特殊「店家」為主之旅遊資訊書更是大行其道。葉立莘（2001）介紹各種可愛的個性主題人物商品店。周芬娜（2001）走訪相撲、太鼓、風箏博物館、江戶東京博物館、拉麵博物館、三寶樂啤酒博物館、小樽美術館、石原裕次郎紀念館、薰衣草資料館、起土工房等多處。陳念萱（2006）在五年期間四度進出文化古城佐原，待過五十多家餐飲與點心舖，嚐遍各類美食店家如咖啡、和風法式料理、傳統和食、家常料理、味噌、傳統點心。Milly（2007）不走傳統寺院路線，而是以消費寺院周邊的京都情緒出發，介紹她喜歡的咖啡館、雜貨、甘物的店舖以及餐廳。蔡欣芸（2006）導覽的是以書籍主題衍生出的專門書店，如人文書店、藝術設計書店、旅遊書店、生活風格書店，還有以閱讀為主題的咖啡廳；蔡欣芸（2007）介紹京都必逛的知名雜貨舖、手工市集、規劃五條雜貨朝聖必去路線，她自我定位這兩本書的屬性是設計書也是旅遊書，也就是設計旅遊，前者更可以看成是經營書，介紹經營書店的方法。張瓊文（2006）是台灣第一位日本酒品酒師，深愛日本酒和日本料理，花了數年時間探訪名店，從傳統派、浪漫派、個性派、美食派到立飲居酒屋，燒烤的炭香、食物的濃香、酒的醇香和老闆的人情味全都寫進書裡。葉立莘（2005）、小鵝姬（2006、2007）結合旅遊指南、生活指南、流行購物指南等理念，書寫她們所認為值得推薦的東京店家。

由此觀之，無論是循大眾觀光路線（從眾），或是以偶像劇場景、特殊店家為主的路線（獨走），這些女遊書寫都是典型的旅遊資訊書，意味了作者會鉅細靡遺地詳述各別景點，包括特殊餐廳、店家、場景，以及去到目的地的交通工具和所花費的時間金錢，無論是透過手繪、照片或是圖文並茂地介紹。不過同時也發現到，作者似乎並不滿足於傳統旅遊資訊書那種羅列介紹或平鋪直述的方

式，相反地，她們在字裡行間表達出強烈的個人風格。值得注意的是，強烈的個人風格並非是先前所提及「女遊的價值」，也就是女遊書寫是否處理到性別探索、自省女性處境、拋開男性主導的觀點、建構女性主體性的使命與期待等議題，那麼，此處「強烈的個人風格」所指為何？筆者認為至少展現在以下兩點。

第一，它打破以往旅遊資訊書以第三人稱平鋪直述觀光景點的老套，轉而以「第一人稱的我」凸顯作者的強烈意圖，自身旅遊經驗的真實性，並拉近與讀者的距離。王常怡（2005）在序中提到：「《京都的走法》並不是一本無情無義、不哭不笑的指南書，而是還加入了我個人或者成功、或者烏龍的經驗談……，但絕對是『忠於個人』的誠實論談。」蔡欣芸明白指出，她是將自己在東京和京都兩地實際的留學生活經驗、而非只是短暫的旅遊經驗融入書中（2006; 2007），二十九歲去日本時先在京都念半年的語言學校，之後到東京的設計專門學校選讀版面設計課程，當時就經常逛書店和雜貨舖，強調「兩本書都有我的態度，是我挑的書、我挑的店！」¹²

阿潼在《東京日和》（2000）後記中說：「《東京日和》講的雖然是關於日劇、東京和愛情，但蘊含在字裡行間的是，我這一年來所嘗盡的人情世故。……《東京日和》在本質上仍是相當自私的。……是自我的喃喃私語。是與漸長世故的自己持續對話的紀錄。……讓我將《東京日和》視為二十四歲的人生標記吧。……總之可以證明那時候的我曾經存在，那就夠了。」同樣地，阿潼在《日劇的美味關係》（2000）尾聲中表明，該書不是美食的指南導覽，希望讀者把它當作「跟飲食情境有關的私小說來看，可以獲得

¹² 這是筆者於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訪談蔡欣芸之內容。

窺探如我這個新世代的生活的快感。不過至少我是誠實的。」可以說，作者看似在書寫偶像劇、書寫美食、書寫日本，其實，終究是在書寫自我、書寫那個二十幾歲的青春年華，個人風格之強烈躍然紙上、不言自明。

其次，說到所謂個人風格強烈，還包含了作者自身觸覺、味覺、視覺、聽覺、感覺的經驗分享，無論是含蓄內斂抑或狂野奔放。以飲食書寫（food writing）或美食書寫（gourmet writing）為例，這是近年來國內外許多女遊書寫中必定提及的內容（McCauley, 2008），簡言之，女遊書寫與美食書寫已慢慢發展成共存共生的一種文類（genre），精緻細膩、秀色可餐的日本料理自然也在台灣女遊重度凝視、書寫的範疇之內。阿潼在《日劇的美味關係》（2000）中以日本美食的鋪陳為主，大多是日本國內普通的一般飲食（拉麵、章魚燒、比薩土司、義大利麵、壽喜燒）或平常店家（駄菓子屋、喫茶店、DOUTOR 咖啡店、居酒屋），偶爾才有作者所聲稱「大亨級的飲食美學」（五星級飯店、懷石料理）出現。但也發現到，女遊書寫的日本美食很少有高檔精緻的懷石料理，很少提到和風膳食的專有名詞，究其原因可能是：女遊的經濟能力無法負擔這些昂貴美食的費用，此外，談到懷石料理也好、和風膳食的專有名詞也好，通常會牽涉到吃法、做法、食材、用餐禮儀等各個層面的典故，必須對日本飲食文化有深層的理解與認識，¹³ 筆者推測，凝視及書寫「深度日本」遠遠超出作者的經濟能力和時間、作者的出版意圖以及作者對異文化的理解。

相對於這些書寫內容的極度匱乏，作者本身對於飲食所引發

¹³ 羅秀美（2007）、何寄澎（2006）從飲食散文的角度研究林文月、蔡珠兒的飲食書寫，除了肯定兩者在文學上的成就外，均指出其對飲食文化的嚴謹考據態度，包括食材、做法、吃法等。

的情緒、情感、情境之大量宣洩反倒成了重點，透過日劇的情節對白，身臨其境的餐廳景緻，親自品嚐到色、香、味一應俱全的美食去連結日本、凝視日本，就是作者書寫日本的重心，雖然，僅止於日本飲食文化表層的、可觀察的、感官的以及作者非常在乎的味覺部分而已。譬如：「排隊等待早稻田大學附近有家泰國拉麵，煞是有名，電視美食節目常常介紹，中午時吃麵的人也很多。有天心血來潮趕著盲目流行去吃一碗，果然是正宗泰式口味，既酸且辣，日本式湯頭的沒天良的鹹也沒少，結果那天拉了一整天肚子。」（阿潼，2000: 22）。

又如 Milly（2007）單身前往京都進行十天的旅遊採訪，她選擇的是女遊容易進入、容易拍攝、容易書寫的安全店家，像是隱藏在巷弄的精巧咖啡館或優雅餐廳，這些店家的主人面對身負採訪重責的單身女遊時，通常會以親切的態度接納。秀色可餐的料理或甜食，典雅精緻的用餐桌面，店家或散步道的小小角落，意境也好私路也好，都是書中隨處可見的題材，同樣地，幾乎看不太到豪華富麗的餐廳場景或盛大排場的懷石料理，女遊仍舊以輕巧精細、玲瓏可愛的觸感與情緒，去捕捉眼中的日本之美。

類似的調性也出現在陳念萱（2006），她以資深熟女旅遊作家（不丹、馬六甲、香料之旅的書寫經驗）之眼挑選佐原作為旅地，這裡是台灣人比較陌生之處，從開拓新景點和新路線來說，作者的確觀察敏銳。然而，其書寫內容和其他女遊並無太多不同，只是把場景從大家耳熟能詳的東京、京都換成小江戶佐原而已，再把目光從拉麵移到佃煮（tsukudani：醬菜）或味噌罷了。可以讀到的是，女遊的日本意象仍不脫秀色可餐的美食、精巧細膩的香道、旅途中安靜的角落景觀，或是日式建築中緣側（engawa：介於內室榻榻米與庭院之間的木板通道）、玄關、庭院、過道等範疇，而且，是停

留在浮面的、可視的、色香味的感官層面，終究以作者個人情緒、情感的流洩為主要基調。例如：「甜而不膩的紅豆餡裹在櫻花調製的糯米團裡，再以蒸熟醃製過的櫻葉包裹在外，一口咬下去，層層相連的獨特香氣瀰漫在口腔裡，漸漸緩慢地盡情舒展，令人專注地品味而著迷起來，這種小江戶情迷，若不迷戀，便是冷血了。」（陳念萱，2006: 123）

綜觀上述的說明可以窺知，女遊凝視日本、書寫日本的兩個特徵：一、無論從眾或獨走，「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形塑了女遊書寫日本意象的基本方位，可說是一種角度、也是一種局限，「局限」的最大表現在於：只停留在浮面的記實，很難脫離浮光掠影的情緒抒懷，始終在淺碟的、可視的、感官的層面打轉。¹⁴二、整體而言，台灣女遊透過記實層面投射出來的日本意象，的確是善意的、好感的成份居多。因為，旅行是女遊展現積極生命態度的重要實踐，日本，正是提供她們實現這個理想的重要國度，且絕大多數的女遊都以哈日族自居，哈日是一切的原點，由此出發，她們對日本的仰慕之情不言自明，這種仰望似乎也延伸至對日本人的凝視上。

¹⁴ 這種「局限」正如日本學者南博（2003: 399-401）評論韓國人李御寧的日本人論《日本人的縮小意識：豆物狂的傳奇》（2008）時所指出的，日本人的縮小意識之特質，確實存在於李所觀察到的諸多事項當中，但是，李的探討僅局限於現象的表層，也就是日本人從生活意識或生活行動中呈現出來的表層部分而已，對於現象之所以產生的背後心理動機並無足夠的分析。

伍、若即若離：從凝視到互動

透過對於「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之闡述，瞭解女遊凝視日本事物及景物的基本輪廓，接下來要進一步掌握的是，女遊對於日本人的凝視以及主客互動的情形，分別從凝視日本女性及日本男性兩點去說明。之所以用「性別」而非職業、階層或其他社會屬性（social attribute）去區分女遊對日本人的凝視，¹⁵ 主要是基於多數女遊在日本是採取自助旅行的方式，無論獨行或結伴，女遊在旅途中被男性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的事件時有所聞。所以，女遊對男性（觀光客也好在地人也好）的戒心遠遠超過女性，這種出自本能的戒心防備，也影響到女遊對日本女性及男性的不同凝視。

一、凝視日本女性

整體來看，多數台灣女遊凝視的是：旅程中遇見「新奇有趣、非日常性、台灣社會少有的」日本女性現象或女性特質，女遊在保持一定距離的情境下進行，並且多投以高度的肯定；並且，延伸了「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之基調，女遊書寫著自身的感受及

¹⁵ Heidi Dahles (2002) 曾指出，探討國際觀光中主客互動（host-guest interaction）的先行研究，多以「先進國家的男客 vs. 發展中國家的女性觀光從業人員或當地女性（賣春女、應召女、阻街女）」、「先進國家的女客 vs. 發展中國家的男性觀光從業人員或當地男性（牛郎、吃軟飯、海灘男孩、玩具男孩）」這兩種方式來論述，換言之，是以男女性別區分主客互動。像是 Joan L. Phillip (2002) 從後殖民批判的觀點，描繪到西印度群島巴貝多（Barbados）的西方女遊與當地海灘男孩之間的性愛關係，男性黑人的性被西方女遊建構在「獸性的、強大的、放縱的」等意象當中，仍舊不脫東方主義式的思維想像。

情緒宣洩，呈現出對日本女性遠眺、旁觀或擦身而過的輕描淡抹，沒有出現深層、長期、多方交流後的描述或自省。何琬琦（2007: 129-135）引用女遊作家李黎之言，她察覺到女性在造訪文化風俗迥異的國家時，總會格外注意當地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上的地位、角色功能等，因這種關注會讓女性旅者在「比較」的情境底下，更容易產生自我反省，察覺自身的問題而重新認識自己，具體的關注對象是日常生活方式、服飾、習俗、儀式、語言等。

譬如，Barbara Hodgson（2005）在《夢東方：西方女子與異國情調的東方》一書中，描繪了十八世紀初至二十世紀曾到過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遊歷的西方女子，英國駐土耳其公使夫人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是為一例，她曾驚嘆土耳其女性洗澡時所享有的便利與自由和歐洲人大相逕庭，因而對其讚譽有加。中東，不僅提供 Montagu 一種異國情調的投射，也給了她一份相對的「自由和解放」，是她在飽受束縛的英國國內所無法享受的奔放與開闊。¹⁶那麼，女遊到底在凝視日本女性的什麼具體現象或特質呢？從「優雅舉止」、「細心妝扮」、「認真應對」三點，分述如下。

（一）優雅舉止

優雅（elegance）一詞的中日文都具有「謹慎、沉著、餘裕、脫俗、典雅」等氣質之涵意，台灣女遊對於日本女性優雅特質的凝視，出現在許多公共空間，以溫泉旅館、通勤電車、餐廳等為例說明之。首先是洗溫泉，它是台日雙方普遍存在的一種大眾休閒活

¹⁶ 不少女遊到先進國家旅行時，抱持了「朝聖」、「學習」的心態，會去尋找國外經典女性或其先進的女性特質。鍾文音（2003）的《情人的城市：我和葛哈絲、卡蜜兒、西蒙波娃的巴黎對話》以及日本翻譯家兼作家須賀敦子（1996）的《Yourcenar 的鞋子》（ユルスナールの靴），都是女遊到外國經典女性生涯、精神與作品感知感念進而追尋的寫照。

動，但台日各有不同的進行方式，就是因為存在了差異，足以成為女遊凝視的標的物，換言之，女遊選擇的是去凝視「有熟悉感的異文化」。¹⁷

日本女人洗澡首先用水將全身淋濕，然後再開始洗頭、沖水、沖潤濕似乎和一般人沒啥兩樣，但儘管洗著一頭長髮，日本女人還是挺著九十度的背脊姿勢很優雅，洗著一寸寸的肌膚，從頭到腳。（趙薇，2003: 151）

台灣女遊在日本時多採自助旅行的方式，坐電車是移動時必要且較為安全的手段，電車廂也成為觀察日本女性特質的重要場所。

三位小姐應是上班族，令人納悶的是，臉小了，蘿蔔腿也消失了，跟在通勤電車中見到了少女們有著天壤之別。中年婦女更是散發出不凡的優雅氣質，日本女人三部曲，越老越入佳境。（宋小寧，2005: 201-203）

如前所言，飲食書寫在女遊心目中佔有極重要的份量，不少人在餐廳這個場景中寫下對日本女食客「優雅吃相」的細膩觀察，以義大利餐廳和日式燒鳥屋（yakitoriya）兩處為例。

¹⁷ 這是筆者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訪談長期滯留台灣的日本旅遊作家片倉佳史的內容，他認為多數女遊少有冒險精神，偏向採取「有熟悉感的異文化體驗」。片倉強調，其書寫策略最終是誘發日本人想嘗試的慾望，台灣的芒果、咖啡館、溫泉對日本人而言是「有熟悉感的異文化體驗」，但也存在「無熟悉感的異文化體驗」，譬如，彰化肉圓和黑松沙士。他個人並不喜歡肉圓，但不能寫它不好吃，書寫策略改成：這是彰化在地人推薦的肉圓，口味因人而異……；同樣地，黑松沙士對日本人來說是很奇怪的一種飲料，但絕對不能寫它很難喝，否則也沒有日本人想嘗試了。

既然吃日本的義大利麵，當然要嚐嚐明太子麵，我對麵倒不大留意，倒是整個餐廳的女人讓我大開眼界。每個女人都會挺直腰桿的先左手拿湯匙，右手拿叉子的小心捲起一小撮的麵，慢慢放進嘴裡，用右手遮住嘴的細嚼慢嚥，等吞下喉嚨，馬上用餐巾紙擦擦嘴，再和對面的朋友聊天。（趙薇，2003: 89）

雖然是燒鳥屋，我們卻瞥見一位女子優雅地右手捧著一杯紅酒，左手捏住一串蔥雞串，相當有趣的組合。燒鳥屋之所以迷人，就在這一份隨意風情中吧。（YOYO, 2006: 86）

（二）細心妝扮

日本女性重視化妝打扮舉世聞名，同樣身為女性，台灣女遊對於老、中、青不同年齡層的日本女性之容貌身材、儀禮態度等也高度矚目，仰慕者仍然居多。

尤其是日本的年輕女性穿著打扮都非常的時髦，像我們這樣連點口紅都不上的觀光客一眼就可以看出不同。除了上班族女性衣著入時，就連國中、高中的女學生臉上的妝也堪稱專業。（孟慶華、黨可菁，2005: 189）

在我捧著大包小包的零食穿越馬路之際，看到三位身穿和服盛裝打扮的少女，她們看起來像是剛參加完喜宴，正前往品川車站走去，看著她們漸漸離去的美麗身影，心中一股羨慕與讚嘆油然而生，好想穿穿美麗的和服喔！（韓妮芳，2005: 21）

在地下鐵常常看到留著中長髮穿著緊身襯衫，學生背心、蘇格蘭格子裙，腳上穿著是象腿襪、短靴的美麗背影，輕盈的步伐，纖瘦的身材，有種清純的味道。等到欲一睹容貌而趨前時，才發現原來是皺紋滿佈的老婆婆。……對於流行時尚的追求，一點都沒有因為年紀而影響，反而比年輕女性更加還無顧忌的變化造型。（蔣文欣，2002: 62-63）

（三）認真應對

女遊流露出對不同場景、不同年齡層的日本女性之片面觀察，但女遊實際與日本女性互動或交談者似乎很少，可能原因是，女遊的日語溝通能力不足，或是旅遊態度上原本就想與之保持距離。除了迷津時比手畫腳、雞同鴉講地問路外，所謂的互動，大多停留在女遊去到店家或休息參觀時，和歐巴桑、女主人及女服務員的交流，譬如以下的三個場景：橫濱梅香亭第二代老闆娘、舉辦茶道香道的貴夫人、餐廳裡露齒微笑的女服務生。

她說因為已經將一身本領傾囊相授，所以現在大多放任下一代去打理，只要他們也同樣抱持著「沒有什麼是比客人更重要」這樣的心情，那麼也就沒有什麼好操心的。更何況，到現在我仍是「現役」（沒有退休）的呢，每日每日還是很努力。（阿潼，2003: 84）

為了維持江戶古禮，相馬夫人每個月固定在星期三輪流舉辦茶道和香道，再加上室內花藝的展現，剛好湊足了日本生活藝術裡的花、茶與香三道。她從進門主客打水洗滌手足的禮儀，到入座後的進程都一一講究，這個不能忽略的

每個小細節，目的是：讓人慢慢進入進沈靜的狀態，才能品味出茶的藝術境界……。 (陳念萱，2006: 94)

我們姐妹倆是素食者，……一點也沒有像一般餐廳的服務員，一聽到素食就露出麻煩的臉色。……他也露出很大的笑容，連牙齒都露出來囉！可是我覺得這種表情的感覺很好，很真誠。(蔣文欣，2002: 12-13)

可以看到，女遊對日本女性的「優雅舉止」、「細心妝扮」、「認真對應」之深情凝視，這些眼神大抵是正向的善意的，幾乎都是仰慕和崇拜之情。女遊對日本女性的這種凝視，和前述「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幾乎如出一轍，在雷同的基調上，女遊從審物（美食、美景）到審人（美女、美人），都脫離不出這種視覺的、浮面的抒情記實，與旅途中的日本女性維持有限片面的互動，使得女遊書寫只停留在表層的、感官的陳述。

二、凝視日本男性

作為一名旅人，女遊凝視日本女性，當然也凝視日本男性，整體來說，對日本男性的凝視似乎沒有像日本女性那麼多樣而生動，推測原因可能是，多數女遊雖然渴望以安全為前提的浪漫邂逅 (Dole, 2002)，但旅途中對陌生男性的戒心仍然存在。¹⁸ 例如，Petri Hottola (2000) 研究在印度觀光的西方背包族女遊和當地男性的互動情境時曾指出，多數受訪的西方女遊表示，她們在印度觀光

¹⁸ 女遊也在追尋西方男性的先進特質，Karen Kelsky (2001) 在《走在邊緣的女性：日本女性的西方夢》中指出，日本女性積極透過各種手段包括到西方旅遊，製造和西方男性戀愛通婚的機會，以彌補日本社會及日本男性無法滿足她們的各種渴求，包括自由、尊重、解放、羅曼蒂克以及性。

的困難之一是，隱私權的缺乏和經常遭受到性騷擾。這是因為印度深閨制度（purdah）的存在，女性被要求深居簡出，其身影不能隨便出現在公共場所，除非她們被家族成員保護或支配。加上當地電影描述英國殖民時的殘酷腐敗，媒體報導西方為惡的題材，以及對於西方女性無道德、性開放的刻板印象形塑等，使得西方女遊成為當地男性凝視和歡愉的幻想對象，她們的出現及隨處遊走的開放姿態，成了印度社會規範的挑戰者。只要印度女性不能穩固、安全及獨立地出現在公共場所，外國女遊至印度旅行時，也不可能受到應有的尊重。所以接下來，從「新奇有趣」、「專注踏實」、「煩人厭遇」等方面來捕捉，這三點和前述女遊凝視日本女性的「優雅舉止」、「細心妝扮」、「認真應對」相比，有的雷同有的相異，其中的「煩人厭遇」還是起因於男女性別之不同。

（一）新奇有趣

首先，女遊凝視的日本男性很多只是從旁眺望或遠觀，彼此並無真實互動，同女遊描繪日本女性一樣，多數人是以「新奇有趣、非日常性、台灣社會少有的」眾生相為凝視及著墨的重點，譬如：街頭牛郎以及看漫畫的中年男人。

現在的日本街頭，還有更多的牛郎在拉客喔！之前東京還沒規定牛郎（男公關）不能上街頭拉客時，可以看到車站外面有很多穿黑西裝、打著銀亮亮領帶、頭髮吹得像模特兒的男人在街上尋找女客人。他們尋找女客人的標準是什麼呢？就是外表看起來很貴婦，或是穿著很像有錢大小姐的人。（小鵝姬，2006: 26）

在咖啡店，穿著黑色大衣打領帶並提著公事包的中年男

人，一副公司裡的要員，但當他一個人在咖啡色坐定之後，看的書便是漫畫。第一次看到這畫面，我差點笑了出來，實在有點滑稽。但仔細想想，誰不是看漫畫長大的？中年男人看漫畫，反而令人感動！（宋小寧，2005: 206）

值得一提的是，有時也會超出女遊原本的想像，看到的並非那個處處優質先進的日本，女遊赫然發現：日本也有不堪的所在，日本人也沒有想像中的守法規矩，算是旅途上另類「新奇有趣」的發現。

在離開鹽斧神社時我們看見一個鬼鬼崇崇的中年男子，正覺得他行跡可疑時，他居然利用鴿子對人的信任以餵養的方式來捕捉鴿子。這真是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害我們以為忽然回到台灣了……。 （孟慶華、黨可菁，2005: 39）

不過有更多背著腳架和單眼相機的人，不願遊步道旁「為保護植物，請勿在遊步道以外的地方站立」的警告標誌，隨意地跑去離溪流最近的地方拍照，甚至站在十分危險的地方拍照。與我們印象中日本人十分守規矩的形象，形成有趣的對比。（孟慶華、黨可菁，2005: 122）

（二）專注踏實

日本人的認真拘謹、專注踏實等特質表現在日常生活的很多層面，透過日本偶像劇、電視節目或流行文化的耳濡目染，女遊早已瞭解這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女遊在旅途中可以觀察或接觸到的是：「工作」狀態下日本男性的專注踏實，可從南禪寺的人力車夫、年輕的鐵道員、中年的清潔工三個實例來看。

他熟練卻小心有節地拉著車，過馬路、加速、停車都有一定的規矩和節奏，使坐在車上的人有充分的安心感。更難得的是在揮汗如雨中，他還不時回頭，以始終不變的熱誠笑容和我們閒聊。（曾瑟婷，2001: 177）

他是個面頰消瘦、眼睛大而深邃，側面像竹野內豐……。他倒是悠哉，每次火車要開動前，他臉朝向駕駛座右前方的鏡子，用套著白色手套的指頭向前比出V字手勢，或許那是「二」的意思……。這會兒，我才真正想起日本鐵道員的精神，即便是在一個無人監督的轉角，他也不忘做出熟練動作……。 (JO & JJ, 2004: 43-44)

發現三位類似清潔工的中年男子……後來發現其中一位伯伯居然還拿起除塵布小心翼翼地擦拭小小排水溝，擦到我視線所及的金屬邊緣閃閃發亮地步，然後三個人仔細地將排水溝的金屬網蓋蓋上，再依序清理下一條小小排水溝。……看著他們認真用心的清理市容，當時的我心中起了不少的震撼，我們常常看到東京光鮮亮麗的一面，殊不知每個美麗乾淨的背後都是無數的人們細心與用心工作的結果。（韓妮芳，2005: 143-144）

（三）煩人厭遇

女遊和日本男性真實互動者也很有限，大多是在店家和問路時的接觸，某些日本男性親切的態度，確實撫慰了旅者疲憊惶恐的心靈。譬如，「克里斯多夫先生不厭其煩地向我們一一解釋……一拿起台灣阿里山的凍頂烏龍茶，克里斯多夫笑顏燦爛地說：『這是你們的故鄉出產的高級品，是很棒的茶，台灣茶葉的品質很好。』他鄉遇故知，而且還是向來排外的日本人。我們差點要噴出眼淚。」

（阿潼，2000: 76）雖有如此親切的男性在旁，但不可否認地，女遊在旅途中對陌生男性的戒心始終如影隨行，到底發生的是厭遇或豔遇、搭訕或被錯認，只有當事人心知肚明。諸如：

年過三十的禿頭男子死命糾纏，那可是人生可避不可求的倒楣煩人厭遇。（阿潼，2000: 90）

好在那位想對異鄉來的孤單女子表示友誼的歐吉桑來得及問第三個問題前，我們便起身離開了。（孟慶華、黨可菁，2005: 78-79）

人群裡夾雜著各種語言與文化，失去了單純性，走在街上，心裡的戒備自然就不知不覺地森嚴起來。……這時忽然冒出一個男子用日語問：「你是韓國人嗎？」我被突如其來的問話嚇了一跳。一看是一個面貌不甚和善的中年人，腦筋裡也來不及反應他為什麼如此問我，就直搖頭說：「不是！不是！」然後拉著 Armelle 趕緊逃離。（曾瑟婷，2001: 157）

我選了一家賣黑輪的小店，才推開木門，就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十幾個人同時轉頭看我，全部都是歐吉桑，而且全是喝到臉紅脖子粗的歐吉桑，……接下來的景象就是一個台灣女子坐在一排日本歐吉桑中間，左邊的請我喝燒酒，右邊的歐吉桑一直跟我介紹大根（蘿蔔）、油豆腐好吃，口水還噴了我一臉。還好噴口水的歐吉桑很快就走了，我還真怕他會不會酒後亂性呢。（趙薇，2003: 198）

從上述「新奇有趣」、「專注踏實」、「煩人厭遇」三個脈絡

可以看出，比起對日本女性的凝視，女遊對日本男性的凝視確實比較局限，談不上太多仰望的神情，頂多只是好奇的遠望觀察或是旅途中的短暫碰觸，在安全不麻煩的範疇下，有距離地去想像、去觀看、去接近。並且，承續了「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之調性，不論針對的是景物或事物、女性或男性，女遊流露出好惡情緒的眼神，始終一脈相承。

那麼，為何女遊在旅途中對日本人會採取這種若即若離的態度呢？其背後的可能原因在於，這種凝視反映出旅人心理的基本特徵：去凝視迥然不同於日常（台灣）的非日常性（日本），但同時，又不希望有太多的牽扯麻煩，仍舊會在不累、不煩、相安無事的考量下，適可而止地與日本人做片斷短暫的接觸。觀光的本質是一種含有對比意味的活動，特別是對照於例行生活，觀光可視為是一種偏差，這就是 Urry 不斷強調的，觀光行為涉及到「偏離常軌」（*departure*）的這個觀念：有限度地擺脫日常生活習以為常的慣例與行事作風，好讓觀光客的感官投入一連串與生活上的「平凡無奇」形成強烈對比的刺激。（Urry, 2007: 21、215）¹⁹ 雖然，強調觀光的本質就是追求非日常性的刺激，但觀光凝視其實還是有距離的行為，觀光客會與凝視對象保持若即若離，示出一種不干涉、不侵入、只是觀望的旁觀者心態。

¹⁹ 類似觀點出現在 Tom Selanniemi (2002)，他以研究儀式過程的人類學者 Victor Witter Turner 所提「移動的中介迷離狀態」（*liminality*）之論點，去說明觀光就是從日常生活規範脫離出來，像是跨過兩個階段中間的那個門檻，進入另一種生活狀態的過渡期，處於界線不明、不確定的狀態。Selanniemi 研究芬蘭女性如何借由觀光逃離家庭、工作、孩子、先生以及家務勞動，享受在家所不能享有的經驗，由此平衡假日中的自我與日常生活的自我。

Hazel Tucke (1997) 研究在土耳其旅行的日本女遊，她們比較喜歡以象徵或想像的方式去觀光，反倒比較不愛真實體驗的觀光。受邀參加土耳其當地婚禮的日本女遊，剛開始還興致勃勃，但在拍完很多照片後即中途離席，並不喜歡對真實體驗過度投入，只以「照過相」或單純「參加過」來增加旅遊資歷，也因離開這種參與當地居民生活、回到屬於觀光客才會出現的領域時（如五星級大飯店或高級渡假村），才會感到安全與安心，畢竟，想像異文化比實際參與異文化要安全、美妙地多了。可以推測，女遊對於日本女性及男性投射出保持距離的凝視以及若即若離的互動，多少也是這種心態下的產物。

陸、結論與後續

本文解構了千禧年後台灣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以西方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以及日本對於這些書寫的具體回應作為研究的開端，然後，回顧台灣的女遊書寫研究，找出文學的價值、女遊的價值、客方社會以及主方社會四個座標軸；再從女遊對旅行的看待以及女遊和日本的連結這兩點，概觀台灣女遊的基本特質；分析女遊對於日本的意象書寫是本文的主軸，分別以「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從眾與獨走」及「若即若離：從凝視到互動」來做陳述，前者著重女遊對於日本的事物及景物之凝視，後者則強調女遊對於日本人的觀看以及與之互動的情形。主要研究發現有三點。

第一、不少當代女遊本身就是媒體工作者或觀光從業人員，對她們而言，旅行既是工作又是娛樂、也是一種生活態度，此外，旅行也是女遊掙脫網綁、獲得鬆綁、建構自我生命意義的重要管道。許多女遊聲稱是「重度哈日族」、「資深哈日族」、「超級哈日族」，

她們透過不同的因緣及方式，讓自己的生命和日本產生積極的連結，這些特質也構成了女遊日後凝視日本、書寫日本的有利因素。

第二、無論從眾或獨走，女遊書寫的出版品多為「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個人風格強烈是指，它們打破以往旅遊資訊書以第三人稱平舖直述觀光景點的老套，轉而以第一人稱凸顯作者立場的強烈意圖，自身旅遊經驗的真實性，並拉近與讀者的距離；同時，也包含作者自身觸覺、味覺、視覺、聽覺、感覺的經驗分享。旅遊資訊書的特色則是，作者會鉅細靡遺地詳述各別景點或路線，包括特殊餐廳、店家、場景，以及去到目的地的交通工具和所花費的時間金錢。

第三、女遊凝視日本女性時，多聚焦在「新奇有趣、非日常性、台灣社會少有的」女性現象或女性特質，呈現出來的是僅止於對日本女性遠眺、旁觀或擦身而過的輕描淡抹，並沒有出現深層、長期、多方交流後的描述或自省。女遊凝視日本男性時，似乎沒有像日本女性那麼多樣而生動，她們只是從旁眺望或遠觀，彼此並無真實的互動，只在安全、不麻煩的範疇下，有距離地去想像、去觀看、去接觸。

最後，必須對照到西方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以及日本對於這些書寫的回應，以定位台灣女遊書寫的可能價值。讓我們回到問題的開端：千禧年後那些充斥台灣出版市場的「個人風格強烈的旅遊資訊書」，是否有被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被日本人進一步研究的意義呢？日本人可能從這些書物中重新發現日本、發現自我嗎？

平心而論，從女遊特質的概觀，確實可以嗅出女遊對自我生命的深深期許、對移動出走的熱烈渴望以及對日本的高度嚮往，她們也真正身體力行地走出去看、去感受、去體會。不過，再大的雄

心壯志未必就是旅途質感的保證，當然，也不必然是旅遊書寫的保證。無庸置疑地，女遊作為一名日本文化的中介者，確實值得肯定，這些出版品也的確打造出台灣人瞭解日本旅遊的一個可能文本。可惜的是，它只稍縱即逝，滿足了台灣本地出版市場、讀者的短暫需求，以及滿足了女遊自身對於旅行、對於日本的看待及想像。

過猶不及，女遊書寫的特色也正是它的「盲點」：女遊書寫的個人風格極其強烈，但僅表現在作者的情緒流洩上；旅遊資訊的提供，很難超越中日文版旅遊指南的範疇；女遊眼裡的日本女性及男性，仍脫離不了浮光掠影的側寫。換言之，這些出版品既沒有深刻表述女遊與自我內在生命的對話，也無法與旅地的日本或日本人有深度的交流，對日本讀者而言，若想從比較文學、比較文化、文化交流、民俗學等角度追究其價值，坦白說，它們不具久遠的內涵或影響力，日本人難以透過這些文本來重新認識日本、認識自我，也因此，它們少有被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被日本人進一步關注研究的意義。

那麼，台灣女遊有待努力的是什麼？跳脫上述的諸多盲點，對旅者、旅地進行更深層多元的挖掘，才有可能開拓新的書寫視野，之於女遊自身，之於本地出版市場及讀者，也之於日本讀者。

附表 1 台灣女遊書寫的日本意象之出版品

作者	出版年	出版社	書名
阿潼	1999	青新	東京鮮旅奇緣：偶像日劇場景新鮮紀實
阿潼	2000	皇冠	日劇的美味關係
阿潼	2000	青新	東京日和：偶像日劇場景戀愛紀實
依凡品	2000	商智文化	心，遺落在北海道
依凡品	2000	商智文化	在京都找到幸福
姚巧梅	2000	大地	京都八年
李道道	2001	馬可孛羅	帶著娃兒移居北海道：台灣媽媽北國生活窩記
曾瑟婷	2001	文學街	在日本留下的美麗足跡
葉立莘	2001	朱雀	東京恰拉：就是這些小玩意陪我長大
周幸勸	2002	平裝本	日本療傷系之旅
廖惠萍	2002	上旗文化	北海道歐風民宿：超人氣！43 家浪漫民宿假期完全體驗
蔣文欣	2002	新雨	東京都々丫丫丫走
阿潼	2003	馬可孛羅	真夏的海洋
阿潼	2003	明日工作室	日劇中毒
趙薇、張國立	2003	皇冠文化	兩個人的日本
張瓊文	2004	皇冠文化	東京國民美食嚴選 100
張瓊文	2004	皇冠文化	到東京，記得吃甜點
廖惠萍	2004	上旗文化	日本定點宿遊：伊豆、箱根、富士特選住宿與順遊行程
JO & JJ	2004	田野影像	姐姐妹妹走出去：日本人的故事
王常怡	2005	宏碩文化	京都の走法：一個資深哈日族的京都案內
王常怡	2005	宏碩文化	搭地鐵 玩東京
宋小寧	2005	華城	日本的秘密花園
周芬娜	2005	天培	相撲拉麵薰衣草：日本博物館趣味遊

作者	出版年	出版社	書名
孟慶華、黨可菁	2005	葉子	賞遊日本東北哈拉行
張燕淳	2005	INK 印刻	日本四季
葉立莘	2005	皇冠	激安東京
韓妮芳	2005	東京國際文化	遊戲東京
Milly	2005	西遊記文化	東京生活遊戲中
小鵝姬	2006	平裝本	小鵝姬的花樣東京生活
王常怡	2006	宏碩文化	搭地鐵·玩京都
周幸勳	2006	宏碩文化	日本北陸 plus 信越
阿倫、艾莉	2006	高寶書版集團	1+1 到日本找幸福
張瓊文	2006	皇冠文化	微醺夜東京
梁旅珠	2006	時周	日本夢幻名宿：溫泉、美食、建築的美好旅行
陳念萱	2006	賽尚圖文	看腳下：佐原小江戶迷情
廖惠萍	2006	麥浩斯	北海道夢幻私花園
蔡欣芸	2006	田園城市	東京閱讀空間
Milly	2006	平裝本	東京奢華小旅行
小鵝姬	2007	平裝本	東京：女生出沒注意
廖惠萍	2007	麥浩斯	雜貨 @ 東京
廖惠萍、許宏偉	2007	時周	慢遊北海道：請以溫柔的步調，慢慢旅行吧！
蔡欣芸	2007	麥浩斯	京都雜貨手創風
Milly	2007	西遊記文化	超完美日本鐵道旅遊計畫
Milly	2007	繆思	Milly 的京都私路
Milly	2007	平裝本	東京發！近郊小旅行
Milly	2007	繆思	車窗外看見雪
Milly	2008	繆思	日本大旅行：因為是日本，所以非去這些地方不可
彭欣喬	2008	華成圖書	慢步·沖繩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 何寄澎（2006）。〈試論林文月、蔡珠兒的「飲食散文」：兼述台灣當代散文體式與格調的轉變〉，《台灣文學研究集刊》，2: 191-206。
- 何琬琦（2007）。《台灣女性與旅遊的對話：台灣女遊書寫研究（1949-2007）》。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
- 何慧雯（2001）。《時間與空間的雙重變奏：日本流行文化與文化認同實踐》。台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明璫（2003）。〈這裡想像，那裡實踐：「日劇場景之旅」與台灣年輕人的跨文化認同〉，收入邱淑雯（編），《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與亞洲II》，頁 42-73。台北：遠流。
- 李淑宏（1999）。《因為旅行，所以存在：旅行世紀的台灣新世代》。台北：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雅情（2008）。《徐鍾珮、鍾梅音遊記散文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
- 沈松喬（2006）。〈江山如此多嬌：一九三〇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歷史學報》，37: 145-216。
- 邱淑雯（2002）。〈文化想像：日本偶像劇在台灣〉，收入李天鐸（編），《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與亞洲I》，頁 50-67。台北：遠流。
- （2006）。〈解構一九九〇年代之後日本女遊書寫下的台灣意象：過剩與闕如〉，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亞太研究通訊》，4: 7-41。

- 林大鈞（2002）。《心遊於物：席慕蓉、舒國治、鍾文音的旅行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
- 林怡媛（2000）。《前往東瀛之路：台灣留日制度與留學生問題之探討》。台北：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淑媛（2006）。〈現代作家的朝聖書寫：以陳若曦、施叔青、鍾文音為探討〉，收入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編），《台灣旅遊文學論文集》，頁 159-174。台北：五南。
- 林瑞端（2000）。《媒介、消費與認同：台灣青少年收看日本偶像劇之效果研究》。台北：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翠鳳（2001）。〈黃金川的詩學養成及其「金川詩草」內容探討〉，《東海中文學報》，13: 195-219。
- 哈日杏子（1998）。《我得了哈日症》。台北：時報文化。
- 洪啟明（2005）。《觀光客出國旅遊參與型態與重遊意願關係之研究：以日本線為例》，彰化：大葉大學事業經營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高凡晴（2004）。《台灣日文短期留學制度之研究：以其現狀及問題點為中心》。台北：銘傳大學應用日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忻岱（2007）。《在旅行轉彎處看見：女性背包客旅行與部落格書寫之主體建構》。花蓮：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室如（2003）。《出發與回歸的辨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1949-2002）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6）。〈閨閣與世界的碰撞：單士釐旅行書寫的性別意識與帝國凝視〉《彰化師大國文學誌》，13: 257-282。
- 許茹菁（2001）。《掙扎輿圖：女性／旅行／書寫》。花蓮：花蓮

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孟慧（2004）。《台灣九〇年代以來旅行文學研究》。台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雅歆（2003）。〈從三毛「撒哈拉傳奇」看「女遊」的潛能開發與假想〉，《臺北師院語文集刊》，8: 27-54。

葉秀燕（2007）。〈凝視、移動和現代性〉，收入 John Urry 著，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頁 11-14。台北：書林。

趙培華（2000）。《台灣青少年對日本偶像劇的觀看，解讀與消費》。高雄：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雅慧（2004）。《女性空間旅行經驗研究：以 1949-2000 年台灣女作家的旅行文學為例》。桃園：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文音（2003）。《情人的城市：我和莒哈絲、卡蜜兒、西蒙波娃的巴黎對話》。台北：玉山社。

羅秀美（2007）。〈蔡珠兒的食物書寫：兼論女性食物書寫在知性散文脈絡中的可能性〉，《台灣文學研究學報》，4: 139-165。

蘇宇鈴（1999）。《虛構的敘事／想像的真實：日本偶像劇的流行文化解讀》，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中文譯著

Urry, John (2007)。《觀光客的凝視》，葉浩譯。台北：書林。

李御寧（2008）。《日本人的縮小意識：豆物狂的傳奇》，沈文訓譯。台北：漫遊者文化。

南 博（2003）。《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邱淑雯譯。台北：立緒。

日文書目

- 赤坂憲雄 (2006)。『イザベラ・バードの会津紀行』。奥会津書房。
- 加納孝代 (1995)。「イザベラ・バード『日本奥地紀行』：19世紀最大の女性旅行家」『国文学解釈と鑑賞』3月号。
- 加納孝代 (1987)。「イザベラ・バード 日本奥地紀行」佐伯彰一・芳賀徹編集『外国人による日本論の名著：ゴンチャロフからパンゲまで』。中央公論社。
- 吳月娥 (1999)。『ある台湾人女性の自分史』。芙蓉書房出版。
- 須賀敦子 (1996)。『ユルスナールの靴』。河出書房新社。
- シドモア, エリザベラ R. 著、外崎克久訳 (2002)。『シドモア日本紀行：明治の人力車ツアー』。講談社。
- 謝雅梅 (1999)。『台湾人と日本人：日本人に知ってほしいこと』。総合法令出版。
- 謝雅梅 (2000)。『日本に恋した台湾人』。総合法令出版。
- 謝雅梅 (2001)。『新視点「台湾人と日本人」：女子留学生が見た「合わせ鏡」の両国』。小学館。
- 謝雅梅 (2002)。『いま、日本人に伝えたい台湾と中国のこと』。総合法令出版。
- ジョフリー, セオダテ (ウェイマン, ドロシー G.) 著、中西道子訳 (1998)。『横浜ものがたり』。雄松堂。
- ダウナー, L. 著、高瀬素子訳 (1994)。『芭蕉の道ひとり旅：イギリス女性の「おくのほそ道」』。新潮社。
- バード, I. L. 著、高梨健吉訳 (1973)。『日本奥地紀行』。平凡社。
- 哈日杏子著、小島早依訳 (2001)。『哈日杏子のニッポン中毒：日本にハマった台湾人トーキョー熱烈滞在記』。小学館。

- 宮本常一 (2002)。『イザベラ・バードの『日本奥地紀行』を読む』。平凡社。
- 楊素秋 (2003)。『日本人はとても素敵だった：忘れ去られようとしている日本国という名を持っていた台湾人の心象風景』。桜の花出版。

英文書目

- Bickersteth, Mary Jane (2004). Japan as we saw it. *Japan in English 1890-99*. Tokyo: Edition Synapse.
- Birkeland, Inger (2005). *Making Place, Making Self: Travel, Subjectivity And Sexual Difference*.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 Dahles, Heidi (2002). Gigolos and Rastamen: Tourism, Sex and Changing Gender Identities, In Margaret B. Swain & Janet H. Momsen (eds.), *Gender/Tourism/Fun?* (pp. 180-194). NY: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 Dole, Carla M. (2002). Magazines : Women's Indispensable Guides to Travel. In Margaret B. Swain & Janet H. Momsen (eds.), *Gender/Tourism/Fun?* (pp. 53-62). NY: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 García-Ramon, M. Dolores (2002). Gender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European Women's Travel Narratives from the Arab World, *Society and Space*, 21: 653-672.
- García-Ramon, M. Dolores & Mas, Albeti (2002). Women's Travel Narratives in Northern Africa. In Margaret B. Swain & Janet H. Momsen (eds.), *Gender/Tourism/Fun?* (pp. 39-52). NY: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 Gibson, Heather J. (2001). Gender in Tourism: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 tives. In Yorghos Apostolopoulos, Sevil F. Sonmez & Dallen J. Timothy (eds.), *Women as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of Tourism in Developing Regions* (pp. 19-46). Westport: Praeger.
- Hodgson, Barbara (2005). *Dreaming of East: Western Women and the Exotic Allure of the Orient*. Vancouver : Douglas & McIntyre.
- Hottola, Petri (2002). Amoral and Available? Western Women Travelers in South Asia, In Margaret B. Swain & Janet H. Momsen (eds.), *Gender/Tourism/Fun?* (pp. 164-171). NY: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
- Kelsky, Karen (2001). *Women on the Verge: Japanese Women, Western Dreams*.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cCauley, Lucy (ed.) (2008). *The Best Women's Travel Writing 2008: True Stor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alifornia: Travelers' Tales.
- Middleton, Dorothy (1993). *Victorian Lady Travelers*.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 Phillips, Joan L. (2002). The Beach Boy of Barbados: Post-Colonial Entrepreneurs. In Susanne Thorbek & Bandana Pattanaik (eds.), *Transnational Prostitution: Changing Patterns in a Global Context* (pp. 42-55). London: Zed Books.
- Selänniemi, Tom (2002). Couples on Holiday: (En)gendered or Endangered Experiences? In Margaret B. Swain & Janet H. Momsen (eds.), *Gender/Tourism/Fun?* (pp. 15-23). NY: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
- Siegel, Kristi (2004). *Gender, Genre, and Identity in Women's Travel Writing*. NY: Peter Lang Publishing.
- Timothy, Dallen J. (2001). Gender Relations in Tourism: Revisiting Pa-

triarchy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Yorghos Apostolopoulos, Sevil F. Sonmez & Dallen J. Timothy (eds.), *Women as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of Tourism in Developing Regions* (pp. 235-248). Westport, CT: Praeger.

Tucker, Hazel (1997). The Ideal Village: Interactions through Tourism in Central Anatolia, In Simone Abram, Jackie D. Waldren and Don Macleod (eds.), *Tourism and Tourist: Identifying with People and Places* (pp. 107-128). Oxford: Berg Publishers.

Boundaries: Deconstructing the Image toward Japan in Taiwanese Women's Travel Writing since the Millennium

Shwu-Wen Chiou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M.A. Program of Asia-Pacific Studies in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China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construct the image toward Japan in Taiwanese women's travel writing since the millennium and furthermore with the image of western women's travel writing to Japan and the response of Japanese toward the western women's travel writing as comparison and orientation to evaluate the Taiwanese women's travel writing. Four points are found in this study: (1) Traveling is the active performance and important practice in women's life, travel writing is the reflection and records of such practice. Female travelers make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through variety of chance and manner. (2) Whether conformity or going alone, the women's travel writing publications are almost travel guide books with strongly personal style. (3) Taiwanese female travelers gaze toward Japanese women with superficial glance, the description has no deep, long-term, multi-exchange and self-examination. Taiwanese female travelers gaze toward Japanese men also with the similar attitudes. They have no real interaction with Japanese men. They watch and image the Japanese men with distance in an area of safety and without annoyance. (4) The value of Taiwanese women's travel writing in the new millennium is just to provide the Taiwanese to understand Japan tourism, but it is only fleeting, actually they are only short-term needs for female travelers themselves, local publishers and readers.

Keywords: women's travel writing, image toward Japan, travel guidebook with strongly personal style, gazer, gazee